

# 白莲教的崇拜神“无生母”

吴之称

白莲教在长期流传过程中，曾经崇拜过弥勒佛、弥陀佛等偶像。明、清之际，活动在直隶、河南、山东、山西、湖北、安徽、四川、云南等省的白莲教流派，虔诚地崇拜所谓“无生父母”偶像，把“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八字，当做秘密传教的“真言”。“无生父母”包括“无生父”、“无生母”。“无生母”又称“无生圣母”、“无生圣母”、“无生老母”。

白莲教崇拜“无生母”，是它自身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现象，搞清这一现象的来龙去脉，对于研究白莲教在明、清间的发展和演变是有必要的。

一 “无生母”是怎样的神？它是怎样流传起来的？

“无生母”是白莲教塑造的偶像。在白莲教的经卷中，记载了许多“无生母”的神奇传说。《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以下简称《龙华宝经》）和《太上混元三皇道德古册》（以下简称《道德古册》）认为：“无生母”存在于开天辟地之先。天、地、日、月为“无生母”所造，人间男女是“无生母”所生，说明“无生母”是一位创世主；还认为：“无生母”法力无边，她看到灾变将至，便制造出“大法船”，让人间苦难儿女登船返回“家乡”，永离苦海，说明“无生母”又是一位大慈大悲的救世主。

白莲教许多教派的教徒认定：“无生母”所造日、月，给人间带来了温暖和光明，“无生母”就是光明神，拜日、月就等于拜“无生母”。大乘教、青阳教、八卦教的教徒都“每日盘坐向着太阳”礼拜，边拜边念诵“八字真言”。有的则白天拜日，夜晚拜月，对“无生母”这位光明神十分崇敬。<sup>①</sup>

教徒们传说中的“无生母”是一个通情感，能语言，时常往来于天上人间的栩栩如生的形象。《道德古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无生儿女”离开家乡到东土，“无生母”“发悲烦恼”，担心儿女忘记家乡，便将“莲池玉藕，藕一节与儿女拿去为记”，“藕丝如同缚心锁”，使母子感情缠绵不断。但“无生儿女”在东土竟沉迷酒、色、财、气，忘记了家乡父母。“无生母”为此思念儿女，满眼落泪，并派人捎书信给“智慧儿女”让他们早早还家，以免堕入苦难。《清源妙道显圣真君一了真人护国佑民忠孝二郎宝卷》（以下简称《二郎宝卷》）这样记道：“无生母”为超度儿女投凡汴梁城，劝众人皈依佛门，男女众人不信她，反而叫她痴奶奶。“无生母”见儿女们不认“亲娘”，十分伤感，于是离开汴梁城，翻过“虎头山”过“浑河”，来到“黄村”，在那里度化“贤人”。这些充满世俗感情的描述，深刻地反映出白莲教教徒是把“无生母”做为自己的亲骨肉来爱戴的。教徒说：“人有两重父母，生我的是一重父母，天上老古佛是一重‘无生父母’。”他们主张：对“无生父母”也要象对生身父母一样尽孝报恩<sup>②</sup>。在白莲教的许多经卷中，都记述了教徒要报答二重父母

之恩的思想。甚而有的教徒每饭前必双手上拱，念诵咒语，请“无生母”与自家人同饭。就这样，这个本来虚幻的“无生母”偶像，在教徒们充满感情的崇拜中，似乎变成了活生生的世俗的人，她与教徒的关系似乎已不是天人相隔的神和人的关系，而成了家人之间亲亲的血肉关系了。

与广大教徒崇拜“无生母”的态度相反，统治阶级对“无生母”是极仇视的。在他们眼里，“无生母”“必系山精水怪，魑魅魍魉及一切妖魔之属”；“无生儿女”必“系梗顽难化，而为坏法乱纪之人”，“而终灭亡，不留余种”<sup>③</sup>。地主阶级对“无生母”以及对崇拜“无生母”的“无生儿女”的诅咒证明：“无生母”这个神是深为广大被压迫群众所崇拜的神。

“无生母”这一形象和有关她的种种传说又是怎样流传起来的？据记载：明武宗正德年间罗梦鸿所著《苦功悟道卷》、《叹世无为卷》、《正信除疑无修证自在宝卷》（以下简称《自在宝卷》）等“五部六册”经卷<sup>④</sup>，于正德十三年（1518年）被刻板颁行<sup>⑤</sup>。据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四月先福奏言：“《苦功悟道经》内载有‘无生父母’四字，‘真空’二字，‘家乡’二字……那‘无生父母’等字……想系罗姓所编。”<sup>⑥</sup>嘉庆十八年（1813年）温承慧起获《苦功悟道卷》、《自在宝卷》，说：“查经内有‘无生父母’四字，‘真空’二字，‘家乡’二字，八字不皆连属，而名字已叠见错出。”<sup>⑦</sup>

《苦功悟道卷》和《自在宝卷》有关“无生母”的记载系从何而来？据有关史料讲，罗梦鸿曾拜一位名叫韦璨然的老隐士为师学道。韦璨然传有“婴儿见娘”之说。罗教经卷《天缘结经注解》解释“婴儿见娘”即“老母”与儿女在“灵山”失散后又相逢之事。罗梦鸿在《自在宝卷》里则把“婴儿见娘”的“娘”指为“无生母”，可能罗梦鸿关于“无生母”的记载即出自韦璨然的“婴儿见娘”之说。《苦功悟道卷》和记载罗梦鸿生平的《三祖行脚因由宝卷》都说罗梦鸿曾于成化年间“参师访友”，至于所参之师所访之友，是否即为韦璨然，虽未明确指明，但估计罗梦鸿就师韦璨然大约也当是在这个时候。

由此可知，有关“无生母”传说的出现，当早于或相当于成化、正德年间。不过，这时有关“无生母”的传说还十分简单，既不很系统，内容也不很丰富。直到罗梦鸿死后的嘉靖年间，罗教的流派——浙江莱州缙云县人殷继南所倡传的大乘教与另一位自称“奉真老祖”的教首所创立的白阳正会圆顿门教（即白阳教）得到发展，有关“无生母”之说才愈编愈详尽，愈传愈广泛。

“奉真老祖”编造说：“无生母”是先天之气——“太上老君”的“魂魄神精”所化，立于天、地、万物之母的地位，从“无始”至今，不断“显化”，“救度众生”。“奉真老祖”收十徒，号为“十祖”，广泛地传播了“无生母”之说<sup>⑧</sup>。殷继南托名罗梦鸿转世，传习罗梦鸿的“五部六册”经卷，后世称他为殷祖。他演说的“三乘法”认为：“无生母”生下天、地、人三才，为第一世，名黄阳劫，燃灯佛掌天盘，是上乘；第二世名红莲劫，释迦佛掌天盘，为中乘；第三世名白阳劫，弥勒佛掌天盘，为下乘。“无生母”慨叹众生执迷不悟，落入劫难，便派殷祖来人间传教，“教化群蒙”<sup>⑨</sup>。

随着大乘教、白阳教等教派传教活动的展开，这些教派编印的“无生母”之说的经卷也相继问世。《皇极金丹九莲正信皈真还乡宝卷》（以下简称《皇极还乡宝卷》）就是当时宣传“无生母”之说十分重要的一部经卷。这部经卷记述了与殷祖“三乘法”内容类似的“三

佛掌教说”。该说把世界发展划分为“无极燃灯佛”、“太极释迦佛”、“皇极弥勒佛”三个时期，并认为“无生母”于“无极”时令“佛祖”度了二亿“贤良儿女”，“太极”时度了二亿，“皇极”时要度“九十二亿”，为此教派要大发展，以便排满“未来天盘”。《皇极还乡宝卷》的“三佛掌教说”与殷祖的“三乘法”，在流传中构成了对后来白莲教影响极大的所谓“三劫说”。“三劫说”认为：“无极青阳劫”是世界之过去。“太极红阳劫”是苦难的现世，“皇极白阳劫”是光明美好的未来，崇拜“无生母”就可以度过红尘劫难，进入白阳世界。“三劫说”的产生和流传，使“无生母”之说的内容得到了进一步丰富。

嘉靖四十一年（1562）问世的《二郎宝卷》，借二郎神与孙悟空斗法的故事，大加宣扬“无生母”的神绩。故事这样讲：二郎神之母仙女云花被孙悟空压在太行山下，二郎神求告“无生母”，领得法宝，斗败孙悟空，反将猴王压在大山之下，救出云花，使他们“母子相逢”。《二郎宝卷》还记述了另一个故事，说：观音老母化为“无生”，落凡人间，脱化为吕祖，居住京西黄村，“土木之变”时，老母“曾在口北送饭，救主回京”，为此，“天顺皇帝”封吕祖为“玉皇姑”，在黄村建“保明寺”，供养吕祖菩萨。总之，该“宝卷”借助一些民间神话传说和某些历史事件，编造了许多有关“无生母”显灵救难的故事，这样就使得“无生母”这一偶像更容易为广大群众所崇信，因而“无生母”的神灵也便愈来愈传播得神奇。后来，《二郎宝卷》所记述的故事被载入其他多种经卷，在白莲教中长期流传，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例如很久以后，有的教派仍然崇敬保明寺，把保明寺当成“无生母”派的香火圣地，不惮远程前来烧香礼拜。

《皇极还乡宝卷》、《二郎宝卷》的问世和流传，标志“无生母”之说经成化、正德到嘉靖年间已经发展形成，并已广泛传播开来。到嘉靖末年，“无生母”已被人们视为很有“灵异”的神了<sup>⑩</sup>。有的教派的女教首甚而自称为“无生老母”，从而借此来神化自己<sup>⑪</sup>。

“无生母”之说其所以能在成化、嘉靖年间形成和流传起来，与当时各种社会矛盾有关。

明政府慑于白莲教在广大下层人民中的影响和力量越来越强，长期对白莲教采取严禁措施。明中叶以后，随着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白莲教的反封建斗争也日益激烈，明政府对白莲教的镇压也更加严酷。白莲教的组织和起义斗争亦随之不断受到摧残。

广大群众目睹起义者不断惨遭屠戮，难免产生了对参加白莲教斗争的恐惧。在生产十分落后、宗教迷信盛行的社会里，一般穷苦百姓深感自己无力摆脱悲惨的命运，不得不乞怜叩拜于神灵，到虚幻的世界中去寻找救星。于是，白莲教所崇拜的佛、神，就成了人们摆脱苦难生活和发动起义斗争的精神支柱，成了他们所相信的能寄托希望的救星。但是，在过去长期的实际斗争中，由于屡遭挫败，原来所崇拜的弥勒佛等佛、神偶像，已逐渐失去了以往那种吸引群众崇敬的“威灵”，因而白莲教必须塑造一个新的偶像，一位神通广大的救世主，来扶危济困、救苦救难，否则就无法借以号召，使斗争取得胜利。

白莲教塑造的这个新偶像——“无生母”之所以要予以“父母”称谓，是与广大教徒在现实生活中的苦难地位直接关联的。成化、嘉靖年间，直隶、河南、山东一带常常遭到水、旱、蝗等严重灾害，人民极端贫苦。每个教徒虽然都有自己的家乡、父母，但剥削、压迫、灾荒、兵乱却使他们背井离乡，四处逃亡，有家乡不得安生，有父母不得赡养。如罗教的创始人罗梦鸿，青年时就被迫远离故乡，飘洋各地，撇下老母，无人看顾，致使他为此感到大

苦大恨；殷祖自幼丧失双亲，流浪异乡，饱尝艰辛，为此使他痛不欲生。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广大教徒幻想有一个幸福美好的第二家乡和解救人间儿女的第二父母，冀求免除苦难，这原是很自然的事情。教徒们编造的各种“婴儿见娘”、“娘儿相逢”的故事和所谓人，有“二重父母”的说法，正是上述这种幻想的具体反映。

早在宋、元白莲教形成时，白莲教就吸取了佛教净土宗（“莲宗”）的有关教义，如教徒幻想死后回归西方弥勒净土、莲池圣境；又吸取了摩尼教的有关教义，如教徒崇尚光明，崇拜摩尼教尊神——“明父善母”。到明中叶，白莲教的一些教派仍把自己视为佛教“莲宗”的一支，并且仍然崇信摩尼教神，尊拜日、月为父母。这一长期的宗教信仰渊源，为白莲教塑造“无生母”偶像提供了前提条件。

成化、嘉靖直到明末，佛教、道教十分盛行。不言而喻，佛教、道教的广泛传播，其思想势必要渗透到下层群众的思想中去，渗透到与广大人民群众有着密切关系的白莲教中去。同时，长期在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也势必要渗透到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和白莲教中去。另一方面，白莲教只有吸收、利用儒、释、道的某些思想，丰富自己的教义，打扮自己的偶像，或者公开打着儒、释、道的旗号来从事活动，才能获得更广泛的社会支持力量使自己站稳脚跟，得到发展。“无生母”之说的早期传播者罗梦鸿曾参“玄门之师”，人称“无为道人”，又学佛教禅宗，鼓吹“明心见性”，后又参“儒门隐士”宣传孝道<sup>⑫</sup>。殷祖也曾学佛、学道，以达摩为“祖师”，自称“大乘道人”。“奉真老祖”称自己所居之地为“长生观”、“三元堂”，以太上老君为祖，又崇拜观音菩萨，采用儒家忠、孝思想编造教义。“无生母”之说的“三劫说”，实际上是白莲教根据佛教的“三劫说”、摩尼教的“三际说”加以改造而成。

后来，有的“无生母”教派在谈到自己的“祖教”时承认：“道冠、儒履、释袈裟，三教原来总一家。”<sup>⑬</sup>这就形象地说明了“无生母”之说具有“三教”杂揉的特点。

需要特别指出：“三教杂揉”并非“三教”等同并列。那么，“三教”中哪一方更突出些？要回答这一问题，有必要对白莲教的教义作进一步探究。白莲教的“无生母”教派认为：“无生母”是“真气”，教徒们“坐功运气”，“气”可从头顶上出去，升到“天宫家乡”，朝见“无生老母”。这一思想是明、清之际白莲教的重要思想主张，是“无生母”之说的重要内容。而这一思想内容又是与道教思想的传播有着密切关系的。道经《龙虎玄经》认为：太极之初，化“元气”而为天地，分阴阳为日、月，中产人物，通为“三才”。“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尽得‘元气’纯粹之大”。人应该“体天地‘元气’而行”，使身体内之气外交天地之气，便能“含自然‘元气’而滋养一身”，而长寿延年。道经《金丹正理大全周易参同契通真义》强调人是“元气化生”，认为：“元气”是世界万物人身的“圣父灵母”，是人的“真父母”。男女人体则为“凡父母”。“凡父母”之躯是“真父母”之气变化而来的，因而“元气”——“真父母”是“人之根本”。这一思想在《性命圭旨》（此书于明、清之际曾在白莲教中长期流传）一书中得到更明确的表述。该书认为：“天地发生之本乃有‘元气’”，“太阴……万物育形之母”，“太阳……天地万物发生之父”；还认为：人不仅要知生身父母，而且还要去认自己的“真父母”。怎样去认“真父母”？《性命圭旨》说：“人未生之先，一呼一吸，气通于母，人之既生之后，一呼一吸，气通于天。天、人一气，联属相通，相吞相吐”。经过炼气，人体之气便接通天上之气，即是认“真父

母”。有时也称“认母”。白莲教的《二郎宝卷》、《皇极还乡宝卷》、《龙华宝经》、《道德古册》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上述道教思想。它们大都认为：世界出现之前只有“混元一气”即“元气”，亦称“先天一气”，后来“发生太极”，又生“三才”。“四象”、“五行”、“八卦”，化生万物的“真气”即“无生母”。人的“性命”借“母气”而生，“呼吸而成”，经炼气，人可以采身外之气补身内之气，由于天、人通气，“人气”即可“返本還元”、“归家认母”。不难看出，白莲教的这一说法，与道教的“圣父灵母”之说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只不过，由于白莲教同时又杂揉了佛教和儒家的某些思想；或由于道教有时暂处不得势地位，白莲教不得不打着佛教、儒家思想招牌；这就使得有时候白莲教所传播的那些道教思想不能突出地显现出来。

如果说白莲教在宋、元时是以佛教“莲宗”为自己的主要信仰，那么，到明中叶，白莲教则在释、道、儒杂揉的基础上吸收了较多的道教思想，“莲宗”大约已不是白莲教的主要信仰，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白莲教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无生母”这一偶像的产生，正是这一历史阶段的重要标志。

“无生母”偶像产生以后，推动了白莲教的发展。嘉靖三十九年（1560）七月，都御使章焕上《经略中原疏》，谈到白莲教的情况时供认：“妖言盛行，根盘枝蔓”，“山东西、河南北、直隶、陕西……渐成一党”，“闪倏无常，不可踪迹”，“逐扑之后，莫知去向”，因而惊叹白莲教乃“今日之大患”！<sup>⑭</sup>

## 二 “无生母”之说的继续流传及其衰落

“无生母”这一偶像在白莲教的斗争中产生后，要想吸引众多的教徒去崇拜它，迷信它，还有待于白莲教“无生母”派的积极传教活动。隆庆、万历到崇祯年间相继创立和流传起来的红阳教、王氏大乘教、九莲教、一炷香教，就是因积极传布“无生母”教义而取得显著成绩的教派。它们有的描绘、传送“无生母”图像，有的供奉“无生母”神位，有的到处宣传“无生母”降凡超度苦难儿女的教义。这些教派分布在直隶、河南、山东、山西、云南、四川等省，影响十分深远。其他还有悟明教、顿悟教、还源教等几十种教门，多数以崇拜“无生母”为宗旨。崇拜“无生母”的各教派纷然出现的事实说明：万历、崇祯年间，“无生母”之说已经在极其广阔的范围内深入传播，有愈来愈多的群众成了“无生母”偶像的信奉者，“无生母”派已成了白莲教中举足轻重的教派。

万历、崇祯年间，“无生母”之说所以能得到广泛流传和发展，是与“无生母”派编造大量通俗易懂的经卷分不开的。这些经卷大约有一百多种，内容十分丰富，有的经卷还把自己教派的教首说成“无生母”的化身或说是受“无生母”的派遣来到人间。有些本来是崇拜观音菩萨、碧霞元君、西王母、弥勒佛的教派，想借助“无生母”的招牌来抬高自己的地位，则把“无生母”说成观音、西王母等佛、神的显化或称这些佛、神是“无生母”的化身。这些做法都在实际上扩大了“无生母”的影响。有些经卷在记载“无生母”的各种神话传说时，或是附合《三国演义》、《封神演义》、《西游记》等小说，或是取材于孟姜女、牛郎织女、药王神、鲁班神等民间故事，有的则是以教首自己所谓的亲身经历加以附会编造。这些经卷，多以散文、韵文、五言七言诗写成，文词一般都很生动，有的构思也很奇巧，有些还把经卷内容填入《清江引》、《红绣鞋》、《哭五更》、《柳摇金》、《驻云飞》等数十种曲牌，合辙顺口，很便于传诵。

经卷装潢精细,美观大方。《破邪详辨》评论说:“刊板大字,印造成帙。经皮卷套,绵缎装饰。经之首尾,绘就佛像,一切款式亦与真正佛经相似。”刻印经卷,有的是教徒自己凑钱;有的是太监出资助刻。万历年间,党尚书捐出家产,开设大字经房,翻刻佛、道和民间宗教经卷近五千四百卷,流布极广,其中有不少是“无生母”派经卷。<sup>⑮</sup>

教徒们或以行医占卜、经商贸易,或以教练拳棒、传授气功等手段,走街串村,到处传播教义,致使“无生母”的形象在人们的心目中地位越来越高。一人传虚,万人传实,在那生产力落后、文化水平不高、天灾人祸层见迭出的社会里,那些神奇的说教一经传开,自然容易得到广大群众的迷信。迷信“无生母”的人,或烧香许愿,或修庙树碑,祈福,消灾、治病,表现十分虔诚。明末,直隶、河南河等省的许多地方修建了“无生母”庙,仅河南就有三十九处,汲县潞州屯地方还建有“无生母”塑像、坟塔、庙碑。

从明中叶到清初,“无生母”偶像的塑造,已经经历了漫长过程。明末清初问世的《龙华宝经》,已把“无生母”抬高到了释道佛神以及孔夫子之上的地位。《龙华宝经》自认为:“此经是诸经之法主,万卷之真宗”,《破邪详辨》也说:“一部《龙华经》,妖言尽备于此!”显然,《龙华宝经》在同类经卷中是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的。

到清代,“无生母”派获得了更大的发展。从有关档案中可以看出,当时民间秘密宗教组织有一百五十多种<sup>⑯</sup>,其中与“无生母”之说有关的约占半数。从明代延续下来的罗教、大乘教、白阳教、混元教、无为教、红阳教、龙门教、一炷香教、儒门教等教派,经过辗转传播,又分化演变出许多新的教派,如:八卦教、清水教、天理教、先天教、圣贤教、义和门教、添柱教、无极门教、青莲教、黄阳教、鸿钧教、音乐会、红莲教、未来真教、青阳教、敬空老祖会、灯花教、武圣教、在理教等。乾隆年间,八卦教把《龙华宝经》的“无生母”之说概括为“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八字真言。以前,“真空”、“家乡”、“无生父母”这八字,仅在各经卷中作为三个词组分别出现,并不连贯在一起;从乾隆年间八卦教开始,才将这三个词组连贯成“八字真言”。对于教徒来说,念“八字真言”就等于虔诚地崇拜“无生母”,尊奉“无生母”教义。在徒众日多而经卷又不可能人手一册的情况下,口传“八字真言”是一种简而易行的传教办法。由于“真言”带有几分神秘色彩,有些教徒便将它做为祈福消灾的灵诀,书于绢纸之上,秘藏供奉。还有的教派据“无生母”经卷的内容,改编出许多短小通俗、易记易唱的教歌和咒语,如《九经八卦八书歌》、《灵山礼四象歌》、《劝世歌》、《好话歌》、《老子点化歌》以及两军阵前念的《护身咒》、消灾祈福的《四句咒》<sup>⑰</sup>,以便宣传。教首、教徒敲鱼鼓,拍简板,说唱歌词,鼓动群众,很有效果。清代的一些教派最初本来主要是以经卷来传播教义的,但后来随着斗争的深入发展,队伍需要迅速扩大,需要迅速组织起来,因此有些教首就干脆根据教歌、咒语来传教了。有时,教首仅凭着一支教歌加上某种宗教仪式,就可以在短期内联络许多人,迅速发展壮大自己的教派。

清代白莲教曾多次发动反抗封建压迫、剥削的起义斗争。起义的领导者有不少是利用教徒对“无生母”的崇拜来发动起义的。如清水教起义前,教首王伦宣传:“‘无生母’说今岁有四十五日屠戮劫数,随我道可免。”<sup>⑱</sup>广大群众渴望摆脱贫困、灾难,对“无生母”这一“救世主”十分崇信,因而纷纷入教,参加起义。

白莲教还通过念诵经咒、宣讲教规等活动来培养教徒的宗教感情。许多教徒重信仰超过生命,谓在起义中战死是“挂红上天”,不幸被俘为统治者凌迟处死是“披大红袍上天”。

总之,认为在斗争中牺牲去见“无生母”是最大的光荣,最好的归宿。这种崇拜“无生母”的宗教热情,对于白莲教的起义斗争是起了一些积极作用的。

但是,必须指出,崇拜佛、神等宗教活动毕竟是反科学的。它的消极作用常常给革命带来严重危害。教首用“无生母”形象鼓舞斗争,在战场上仅仅能暂时收到一定效果,并不能决定起义的最后胜利。清水教王伦起义时,以绳伎为前锋,并念“真空家乡”咒语,声称神女下降助阵,枪炮不得近,使清政府的绿营兵一时吓得不敢招架,以为真有神助。当清统治者调来重兵,“枪炮弓箭齐施”时,起义军勇士大量受伤牺牲,神咒作用旋即破灭。<sup>⑨</sup>某些教首由于迷信“神”的奇迹,忽视了平日对教徒的具体武艺训练和战术讲求,如林清自谓“太白金星”下凡,平日不练功夫,常对人说:“不动刀兵,自有神仙之路。”起义过程中,他迷信神助,坐等胜利,终于陷于失败。至于一般教徒,往往由于过分神化教首,常把斗争的胜利希望完全寄托于某某教首一人身上,以致一旦教首在起义中陷入困境或遭到牺牲失去领导作用之时,起义军很快就成瓦解之势而惨遭失败。

封建统治阶级对白莲教等组织的镇压是无所不用其极的。除了使用血腥屠杀、严刑酷法之外,还特别重视从思想上进行瓦解。如在雍正初年的《圣喻广训》里,以“黜异端”、“崇正学”为名,污蔑白莲教等反封建组织“害及人心”,比“盗贼”更可畏,鼓吹要以“圣教摈斥异端”、“正人心”、“端学术”。乾隆以后,由于白莲教的反封建斗争日益激烈,清政府更加强了军事镇压和思想统治两手。嘉庆元年,陕西巡抚秦承恩利用白莲教起义军的一时局部失利,大作宣传,张贴《晓谕邪教改过告示》,说:“邪教首犯哄人人教,说是躲劫,到了急难时就有‘无生老母’(搭救)……这都是捏造出来的谎话,(你们)看到湖北鄖阳府学习邪教的人被大兵一到,杀死贼尸满山遍野,猪拖狗食,血肉淋漓……何曾有‘无生老母’救他?”<sup>⑩</sup>战场上的失利,战士兄弟的牺牲,加上清政策的煽动宣传,使教徒们逐渐醒悟——“无生母”并不能救死,因而渐渐失去了以往那种对“无生母”狂热迷信的真诚。

由于起义的接连失败,白莲教的力量遭到极大的破坏和削弱,大量的“无生母”派经卷被焚毁,斋堂、庙宇、坟塔等建筑被拆除,宣传“无生母”之说被视为非法,所以大约从道光、咸丰年以后,“无生母”之说的影响便逐渐衰弱了。

综前所述,从白莲教崇拜“无生母”这一历史现象的产生和衰弱过程,可以看出:农民阶级为了取得反封建斗争的胜利,走的是一条多么曲折的道路!付出的是多么沉重的代价!然而还是遭到了失败。这说明在封建愚昧思想束缚下,崇拜宗教的偶像,依靠虚幻的神灵,绝不可能把革命斗争引向胜利。

注: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以下简称《军录·农运》)乾隆四十年十月徐绩奏,及嘉庆十八年朱成珍供词。

② 《军录·农运》嘉庆二十一年三月九日和精额奏。

③ 黄育榘:《破邪详辩》卷三。

④ “五部六册”除文中所引三部经卷外,尚有《巍巍不动泰山深根结果卷》、《破邪显证钥匙卷》(此卷分上、下两册),共为五部六册。

⑤ 康熙二十一年《三祖行脚因有宝卷》。

- 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硃批秦折·农民运动类》(以下简称《硃批·农运》)嘉庆十九年四月廿八日先福奏。
- ⑦ 《军录·农运》，嘉庆十八年温承慧奏。
- ⑧ 见康熙五十九年《太上混元三皇道德古册》。
- ⑨ 见《三祖行脚因由宝卷·殷祖根由总结十字赞》。
- ⑩ 乾隆八年《沧州新志》载《新建无生母庙记》。
- ⑪ 黄育槐：《续刻破邪详辨》。
- ⑫ 光绪十一年《天缘结经注解》。
- ⑬ 《销释真空宝卷》。
- ⑭ 《明嘉靖实录》，见嘉靖三十九年七月。
- ⑮ 参阅光绪二十六年重刻《众喜宝卷》。
- ⑯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三辑，第207页。
- ⑰ 《军录·农运》312号，第一号，录《九经八卦八书歌》：“真人住在崑王殿，摇一摇，变一变，急如风，快如电，拉得折，拔得断，万国九州俱游遍。妻不贪，子不恋，行走提著三皇剑，斩断哼哈一根绳，那时才把‘无生’现”《军录·农运》，嘉庆廿四年刘荣先供单录《四句咒》：“清凉凉栋梁材，翻三舞四正五年，大家都赴龙华会，后次佛法保周全。”
- ⑱⑲ 戚学标：《鹤泉文钞·纪妖寇王伦始末》。
- ⑳ 《军录·农运》，2252号

(上接第36页)

狩野直喜《读书纂余》，收入弘文堂。其“就五行配列与五帝德续篇”(121——122页)可参照。杜甫也支持这新见解，《朝献太清宫赋》的开头言：“冬十有一月，天子既纳处士之议，承汉继周，革弊用古。”处士之议即崔昌之建议。其新的“德运”说被采用。我推测这是老杜写作《三大礼赋》的动机之一。还有先前省略说明的《朝享太庙赋》之句：“息五行而归厚地。”五行循环的历史，“归厚地”即谓土德归于唐王朝。又唐以土德王，做为历史开端的黄帝轩辕氏是以土德王的王朝，现在唐与之一致。天宝十三载，甫进《封西岳赋》。其序文：“国家土德，与黄帝合。”又本书第十二首《上韦左相二十韵》的首句：“凤历轩辕纪”就是依据这一点。

余论四。

汉和唐之间还有三国六朝时代，它是文明中绝陷没时代——黑暗时代。这种历史观，也反映在杜的诗里面。《上韦左相二十韵》中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就是这种历史观的反映。在那篇诗注里有详说，这里不再多讲。更有可考虑者，以后宋儒把“中世”的黑暗时间的区域，更加推广。从孟子以后到北宋的新儒学以前，都被看作是萌芽时期。这一点希望得到思想史家的留意。